

元次山集



元
次
山
集

然
望
校

沙
心
一

唐人集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張籍詩集	0.42 元
王建詩集	0.34 元
王維詩集	0.46 元
孟浩然詩集	0.36 元
杜甫詩集	1.00 元
李商隱詩集	0.70 元

元次山集

(唐] 元 結 著

孫 望 校

*

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

(上海紹興路7號)

中華書局出版

(北京東總和胡同10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

中華書局上海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

*

787×1092 毫米 1/32 · S 1/8 印張 · 103,000 字

1960 年 3 月第 1 版

1960 年 3 月上海第 1 次印刷

印數：1—7,000 定價：(7) 0.70 元

統一書號：10018.283 60.3. 1152

前言

一

元結，字次山。他是生长在杜甫时代的一个进步的詩人、散文家，又是一个富于正义感、关心人民疾苦与祖國安危的政治家。元氏祖先本是北方鮮卑族人，姓拓跋，到北魏七代孝文帝宏时才改为元姓。元結就是北魏王族滑山王遵的后裔。从他的高祖元善祿、曾祖元仁基，以至祖父元亨等几代，都做着李唐王朝的中下級官吏。元亨曾說：『我承王公余烈，鷹犬声乐是习』（《新唐书元結傳》）；这句话一方面道出了元結祖代的官僚地主階級身分，同时也显示了那种以鷹犬射猎为事的北方民族的生活特征。但是元亨并不以这种生活傳統为然，他决計『以儒学易之』。元結家庭的漸漸轉而习儒，恐怕就是从他祖父一代开始的。元結的父亲元延祖虽也两度出任地方小吏，可是由于素性恬淡，不慣官場生活，所以不多久就挂冠归田了。

元結祖輩世代居住太原，到了元延祖时才徙家魯山县（在今河南省）商余山下。元延祖自

定居魯山以后，过的是『可适饥饱』的耕隐生活。如果以此和他祖辈『我承王公余烈』的势派相比，显然，元氏家庭至此已是一个衰败了的官僚地主家庭了。

元結沒有亲兄弟。全唐詩小傳和其他一些书把詩人元融（字季川）說成是他的亲兄弟，那是錯了。（注）事实上元融只是他的从弟。

对于元結曾起过較大教育作用的，乃是他的从兄同时也是作为业师的元德秀（字紫芝）。元德秀是元氏大家庭里自从轉而习儒以来以『才行第一』而登进士第的一个。他家境貧苦，秉性純朴，立身理政，动师古道。特别是当他任魯山令时，有着不少德行动人的故事在人們口头流传着。元結亲承教誨，自然，在思想作风上会受到他的深刻影响。

元結就是在这样一个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的。他的性格特点是剛直、热情。生活作风是敦实儉朴。除具有濃厚的儒家思想以外，他还有一定程度的道家思想。所有这些特点，都 and 民族气质的承襲以及社会环境和家庭教育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注〕明胡震亨《唐音癸籤》卷二十八兄弟条，就已认为元結元融是亲兄弟。

元結生于唐玄宗李隆基开元七年（七二五），卒于代宗李豫大历七年（七五二）。他的一生，正值唐帝国从历史上号称开元之治的盛世，经历了安史之乱而逐渐走向衰落的阶段。

元結是在开元二十三年（七三五）十七岁时才开始『折节向学』的。他的业师就是上文提到的那位品德高尚的宗兄元德秀。这时间大约经过十年左右。

天宝五载（七四六），元結曾順着运河到淮阴一带漫游。这年恰值大水，河堤潰决。元結目睹百姓僦毙，庐舍漂沒的惨象，而且听到了人民冤屈詛咒的歌謠。他以激动的情緒写下了《閼荒詩》。这是現存元結作品中写作时间最早的一首诗。诗，表面看来是在指責历史上有名的昏君隋煬帝楊广，实则字里行間却在暗暗地影射驕奢淫佚的『时主』。这种借古刺今的手法，正是封建时代进步詩人所常用的表現手法之一。

历代統治階級总是慣于利用科举制度来作为牢籠地主階級子弟和一切文士的手段，在唐朝也不例外。当元結还是个青年的时候，他滿怀着用世的热情，渴望能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

『當時雙方年少，名迹』（文編序），『往年心在，嘗欲濟時難』（漫酬賈河州），正是他后来回忆少壮时代思想情况而自白。元結既然有自己的事业打算，自然也惟有希望通过科举这一途径来实现他的理想。

天宝六载（七五七），元結二十九岁。这一年，他乘着唐玄宗宣召『天下士人有一艺者，皆得詣京师就选』（喻孝）的机会，欣然到长安应考。可是由于中书令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对策，斥言其奸恶』（通鑑唐紀三十一），因而就在什么『举人多卑賤愚瞶，不識禮度，恐有俚言，污渎圣听』（喻友）的詭詞下，一手包办了选政。这就使待制举人个个落了第。元結既是『草野之士』，当然也就直接遭到了权奸的打击。

天宝十二载（七五三），元結再应进士試。事前，他把过去所写的一部分作品輯成『文編』，送呈主考官礼部侍郎楊浚，果然得到了他的賞識。楊浚認爲『象文編』的作者如果单是中个进士，那未免辱沒了人才，他應該成为治國理政的一个好帮手才对。第二年春天考試發榜，元結果然登科及第了。可是由于朝政腐敗，他的济世宏志仍然不能實現。他只得象过去一样悻悻地轉

回故乡。

一年之后，那是天宝十四载（七五五）的冬天，主要是由于政治的腐败和民族矛盾的发展，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

安祿山既反，元延祖告戒元結：当国家多难の時日，切不要抱『自安山林』的态度。他谆谆勉励元結要为国效力。接着安祿山攻破洛阳。第二年，潼关失守，京师淪陷，唐玄宗逃亡成都，肃宗李亨即位灵武。就在这一片混乱的时候，元結的父亲也弃世了。在『忽逢暴兵起，閭巷見軍陣』（《泰官引》）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叛軍的殘酷屠杀，元結只得率領全家全族，『日行几十里』（《与瀾溪邻里》），逃难到大江之南。始居猗玗洞（在今湖北大冶），随后又迁住瀾溪（在今江西瑞昌），直至乾元二年（七五九）四十一岁时，一直流寓在异乡过着『沉浮人間』的避乱生活。在这三、四年間，战乱的局面不断变化着：安祿山被儿子杀死了，两京先后收复了，史思明既降而复叛了，九节度兵潰了，洛阳再次失陷了。这时，慌了手脚的統治集团被形势所迫，才想到要擢用『天下士』来为他们效劳。

由于國子司業苏源明的推荐，元結终于得到了肅宗的召見。这一年乾元二年（759）冬，元結以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之銜而被派充山南东道节度使史翽的參謀，要他負起唐、邓、汝、蔡一带招輯义軍的責任。元結一到任，泌阳、南路起义軍象山棚、高晃等，一时都归附到他的麾下。由于他攻守得宜，从而阻遏了史思明叛軍的南侵，保全了十五个城池。以『昔常以荒浪』（寄源休）、『兵家未曾学』（參官引）的元結，却偏偏要『儒生預戎事』，『境外为偏帥』（寄源休），这在元結自己看来，似乎总有些难于自信。但事实說明，他确有軍事政治的才干，对大局作出了有益的貢獻。

自乾元二年起，元結一直在做着捍卫地方和保护人民的軍政工作。史翽被部将杀死后，来瑱继任，他就接充来瑒节度府的參謀。后来呂諲任荆南节度使，他又調充荆南府的判官。呂諲病死，他曾一度代摄荆南节度使职事。在这一个时期，他有时守險谿阳，有时鎮兵九江，有时奔走属邑，有时坐理江陵。直到宝应元年（762）他才辞去官职，退居到樊水旁边的郎亭山下（在武昌）。

元結退隱樊上，过着看来頗为悠閑的生活。他有时驅牛『耕彼西阳城』，有时駕起小船『釣

彼大回中。家人以外，『相伴有田父，相欢惟牧童』（《漫歌八曲》）；耕釣之外，有时『甚醉或漫歌，甚閑亦漫吟』（《酬裴云客》）。有时又跟继任武昌县令的好友孟彦深（字士源）和馬向（或作馬珣）登山临水，賦吟酬唱。

广德元年（七三三），岭南谿洞夷及西原夷（南方少数民族）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压迫而进攻附近州县。李唐王朝为了应付局势，起用元結为道州刺史。自九月授命，十二月始奉敕启程。就在启程的那个月里，道州被攻陷了。因此，元結迁延至广德二年（七四〇）五月才正式到任。大约一年之后，即在永泰元年（七五五），元結又曾罢去官职。这次罢官的原因不明，但李商隐評述元結时曾說過『見憎于第五琦、元載，故其将兵不得授，作官不至达』（李商隐作《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后序》）。按第五琦正是从广德二年正月起再被重用为专制度支及諸道盐铁轉运鑄錢等使的，而元載在这一阶段則始終是宰相。这样看来，元結此次的罢官，大約跟第五琦、元載的『見憎』有关。

永泰二年（七五六，即大历元年），元結奉命再理道州。这回重任道州刺史，前后足有两年。大历三年（七六六）調任容州刺史，加授容州都督充本管經略守捉使。大历四年（七六九）因母丧辞职。从

此，元結便一直守制卜居在祁陽的渚溪。

大历七年（七五二），算來正該元結丁忱服滿的時候，他奉召到長安。顏真卿所撰《元君表墓碑銘》中說：『上深禮重，方加位秩』云云，由此可以推知，这一次被召，大概又是起用他担任什么地方长官的。可是他这一回就在長安得病死了，享年五十四岁。顏真卿所撰《元君表墓碑銘》和宋祁所撰《新唐書元結傳》都說他活了五十岁，那是錯誤的。（注）

总觀自广德元年至大历四年这个阶段，除有一年左右罢官家居外，其余的时间元結都在做着地方行政工作。当他初次出任道州刺史的时候，正值道州被西原夷攻陷之后。广德二年所进《謝上表》中『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見人烟』等語，已約略可見州县殘破，百姓死亡轉徙的慘象。他一到道州，就推行他的政治措施，招撫流亡，賑給灾民，修屋营舍，安頓貧弱。

〔注〕元結生年，根据《別王佐卿序》：『癸卯岁，京兆王契佐卿，年四十六，河南元結次山，年四十五』之文推之，該在玄宗开元七年；他的卒年，根据顏真卿所撰《元君表墓碑銘》的記載，該在代宗大历七年。較詳的証說請參閱拙撰《元次山年譜》。

他上表为百姓抗爭，要求放免百姓久欠的租稅和雜率。他督劝人民垦辟田疇，畚种山林，繁殖畜养，以增加人民的經濟收益。他对自己并所有作地方官吏的人，提出『清廉以身率下』的要求，对那些挂着王命招牌迫索賦稅錢糧的朝廷使臣，則向他們提出『变通以救时須』的呼吁。在他几年爱民惜物的政治措施下，經受沉重創傷的道州人民逐漸甦复过来了；一万多轉徙流亡的戶口不仅回到了故鄉，而且也都安居乐业了。元結就是这样得到道州人民的衷心愛戴的。

正由于这些卓越的政績，因此，一个更大、更困难的課題，接着便落到他身上来了。这就是大历三年在所謂迁升的名义下把他調任容州刺史兼經略守捉使，并加他以容州都督等职銜，要他平定容州乱局的任务。

容州管内經略使原領容、白、禺、牢……等十四个州，〔注〕而以容州为行政中樞。但自从被岭南谿洞夷首領梁崇牽連結西原夷張侯、夏永等攻占以后，前后刺史經略使都只好借藤州或借

〔注〕《旧唐书地理志》謂容管十州，即：容、辯、白、牢、欽、禺、湯、潏、潏、古等是。《新唐书方鎮表》則載容管共十四州，即：容、白、禺、牢、綉、党、賓、廉、义、郁林、湯、岩、潏、平翠是。此从《新唐书方鎮表》。

梧州作为管区的理所。元結既調任容州，立即改变了过去經略使专凭武力鎮压少数兄弟民族的黷武主义，采取了撫慰劝励的做法，并用誠懇坦率的态度来博得夷胞的信任。他單車深入夷区，亲临山洞，和夷族首領們当而說理締交。他这种热情恳摯、惠愛和平的作风，使得夷胞們都心悅誠服，在短短的六十天中就恢复了八州的秩序。这就无怪乎大詩人杜甫要給以很高的評價，說：『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少安可得』（同元使君春陵行序）。然而可惜的是，在天下騷騷的当时，象元結一样的地方长官实在太少了。

三

元結作品的体裁是多种多样的：有詩、賦、頌、銘、箴，有論文和各种形式的散文，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短小精悍、笔鋒犀利的杂文性的散文。而不管那一类作品，其写作目的大多数都是为了揭破人間詐偽，抨击腐敗政治，暴露黑暗现实，反映人民疾苦。

当元結在崎嶇的社会中涉历稍久，他看到习俗风尚日趋敗坏，人情世态益見澆偽，即使在他自称为『习靜商余』的期間，也不能緘口无言。在《时化》里，他曾集中而概括地指出：

『時之化也；道德為嗜欲化為險惡，仁義為貪暴化為凶亂，禮樂為耽淫化為侈靡，政教為煩急化為苛酷。』『夫婦為溺惑所化，化為犬豕；父子為悖欲所化，化為禽獸；兄弟為猜忌所化，化為仇敵；宗戚為財利所化，化為行路；朋友為世利所化，化為市兒。』『情性為風俗所化，无不作狙狁詐誑之心；聲呼為風俗所化，无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為風俗所化，无不作奸邪嚙促之色。』

元結慣于赤裸裸地從正面來揭破中上層社會的畫皮，不留一點情面。尤其是當他不只一次地游歷了作為唐帝國統治中樞的長安以後，他更看到了人間的諸般丑態：

『于今之世，有丐者，丐宗属于人，丐嫁娶于人，丐名位于人，丐顏色于人。甚者則丐叔家奴齒以售邪妄，丐叔家婢顏以容媚惑。』（《丐論》）

這些蠅營狗苟的人們，有的想拉宗族關係，有的想攀裙帶關係，有的想走豪門叔家奴婢的門路；他們寡廉鮮耻，千方百計地為丐（乞）取名位而奔忙趨竟。令人發笑的是那些使盡卑鄙伎倆而既已飛黃騰達的官僚們，那些不擇手段而既已攢積鉅萬的豪富們，有的却反要『自富丐貧，自貴丐賤』；有的則『于刑丐命，命不可得；就死丐時，就時丐息，至死丐全形，而終有不可丐

者。更奇怪的則是向婢仆求認本家，向臣妾乞饒性命，有爵愚求放棄祖祠宗廟，有的甚至要求把妻子都讓給別人（參閱《汚論》）。一幅似瘋似癲、若醉若狂的社会病态畫面，在元結笔下概括地鈎勒出來了。（注）

這些衰世末俗的恶劣風氣和政治的窳敗現象，在元結看來，主要是由各級統治者特別是那些帝子王孫們所造成的。在《訂古五篇》里，元結所所述的君臣之間的猜忌疑懼、劫篡廢放，父子之際的悲感痛恨、幽毒囚殺，兄弟之中的殘忍斗爭，陰謀誅戮等等情况，看來似乎是泛說，其實是有指而而言的。唐帝國从開國之初起，宮廷里就一直在演着為爭權奪位而兄弟殘殺、父子相仇、君臣猜忌的丑劇。《訂古序》中『至于近世，有穷极凶恶者矣』的話，已經暗示出他所指斥的就是當世之事。而這種上行下效。相习成風的現象，統治者是无法辭其罪的。

〔注〕元結在《出規》中記門人叔將出游長安的所見所遇：『有向与攻奪，過之可吊；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无印綬，怀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殍，參游宴者或刑或免。……』也是官場現象的一个方面，可和《汚論》中所揭露的丑态對看。

因此，对于統治階級，元結从他文学写作的开始时就沒有放松过无情的揭露与正义的斥責。他在作品里除一再憤憤地論到州县官吏的諂媚邪佞、貪鄙无能外，还公开指斥当时藩鎮軍閥的罪惡：

『控強兵，據要害者，外以奉王命爲辭，內實理車甲，招賓客，構爪牙。國家亦因其所利，大者王而相之，亚者公侯，尙不滿意。』（《尚進士》）

从这里可以看出藩鎮軍閥跋扈的一斑。在《系謨》里，元結运用諷喻的手法，从衣飾、飲食、器用、宮室、嬪嬙、声乐等各个方面列出統治階級的淫侈生活，和『橫酷繁聚』、『極地封占』、『煩苛暴急，杀戮过甚』、『怙恃威武，穷黷爭战』等等殘民害物的暴政。在說楚賦里，他把矛头更直接指向了昏君本人。昏君成年累月沉溺于女色，迷恣于歌舞；为了邀游享乐，不惜役使人民『凿險填深，轉餽通千里』。昏君的纵欲淫蕩，当然加深了人民的灾难。尽管阿諛的閹臣們已經搜遍天下美色，已經括尽民間『难得之物』以『充无穷之意』，尽管老百姓已經『悲咨冤怨，日苦其毒』，可是对昏君來說，却仍然是『于所奉之心，其犹未滿』，还一样的『熙懷敷娛，日思未足』

（以上引文均見《說楚何憚王賦》）。上有『極暴極虐』的君主，下必有『肆奸肆佞，肆凶肆惡』的臣子。而在『贊謀者侯，敢諫者族』的形勢下，即使有忠直之士，誰还敢出來饒舌？朝廷上下則『正言不发，万口如封，諂媚相与，千顔二容』（以上引文均見《說楚何憚王賦》）。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在尧結的描繪下，一个百孔千疮、糜烂透頂的封建王朝，逼真地呈現在人們眼前了。『君史說楚，似欲戒梁』（《說楚何憚王賦》），誰都看得出，這是在諷斥有名的荒唐天子李隆基。

元結不仅在一般作品里不放松对統治階級的斥責与抨击，更值得我們重視的是他第一次拜見皇帝时所上的三篇《時議》。《時議》虽則从『致君尧舜』的愿望出发，可是那种敢于直指着皇帝数說其昏庸、列举其弊政的精神，是他人所少有的。

『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太官具味，視侍而獻；太常备乐，和声以春；……百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厩台良馬，宮籍美女，……四方貢賦，爭上尤异。諧臣戏官，怡愉天顏，文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权賞踰望。』（《時議上篇》）（注）

接着，元結还指出，朝廷不仅塞滿了无功受祿的皇亲国戚和諂媚爭寵的文武近臣，而且『至奸元